

知注鉴今

一副对联贺乔迁

张广宏

2017年9月5日,32岁的我迎来人生中第一次乔迁,父亲及兄弟姐妹从陕北洛川历经十多个小时,辗转到达陕西最南端的镇坪县——我工作的地方,为我乔迁贺喜。

这天,父亲特意撰写一副对联给我:上联是“新屋落成千般喜”,下联是“初心不忘万事顺”,表达朴素的喜悦之情。父亲曾经是20世纪70年代的高中生,在农村算是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当过11年小学民办教师。他面对采访的县电视台记者说:“这个喜是来自咱们镇坪县党组织的关怀和帮助,对知识的尊重,对人才的爱护,也是给我们全家这个喜。要让儿子在镇坪安心工作,这个万事顺就是让我在岗位上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把我学到的知识奉献给这片热土……”

2016年,从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毕业,按照县委县政府引进高层次人才政策考入县国土局。没有住房,我到处寻找住处,几次搬家,每年的房租、水电超过一万元。针对我的实际困难,县政府出台了相关住房政策,在住建、人社等部门的帮助下,我们一家三口搬进了75平方米的公租房,圆了我的住房梦。

多年的父子成兄弟。入职的前一天,老爸对我说,到了单位要好好工作,不要怕吃苦,我和你妈这几十年面朝黄土背朝天,总算将你姐妹四个抚养成人,还是要感谢党的政策好,家里的16亩果园,收入供你完成了学业,找到了工作,我和你妈心里高兴。望着老父亲那被岁月留下沧桑的笑脸,让我深深的感触到全家人一路走来的艰辛。父亲的朴素教诲,给我这个人职一年多国土资源的年轻人,既有父子款款深情,也有朋友般的温暖。

我的家乡在洛川秦州之东的一个小山村。小时候,一家6口人的生计全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20亩耕地上,黄土高原上的缺水、干旱、粮食不足和交通闭塞等因素是我们那贫困的写照。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从翻山越岭两个多小时的上学路程到现在村村通公路,形成半小时“经济圈”,从填不饱肚子到现在吃喝富有,从人均收入几百元到家乡苹果走向世界人均收入几万元。让我深知土地对于农民、民族乃至一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因此,还原生态,保护耕地,用自己的知识做好国土资源工作,是我的初心。

县国土局长了解所学的专业后,安排我去从事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成为入职后的第一份工作。从事地灾工作已四年了,这期间,每在可能诱发地质灾害之际,不管是瓢泼大雨,还是狂风骤雨,我们第一时间外出巡查重要隐患区变化情况,多年来坚守岗位,实现了全县连续13年因地质灾害零伤亡。这让我感触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自然资源事业向前

推进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广大干部职工的坚守,逐步满足山区群众所期盼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获得感。第二份工作是管理单位的伙食,虽是一个小的集体伙食,既要满足绝大多数干部职工对饭菜美味、环境舒适的强烈愿望,又要保障伙食经费的充足,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做了一番思考后,我将伙食分为干部职工用餐、普通工作餐、自助餐和包席用餐四个标准,那就是饭菜的美味可口除了厨师的手艺外,更多地体现在蔬菜瓜果和粮食的绿色安全。多年来,我们一批批自然资源干部不忘初心,既保住了我国耕地的数量不减少,又坚守了耕地质量不降低,不仅能让吃饱肚子,还能吃到饭菜的美味可口,这对于一个人一个家庭,意味着营养充足、身体健康和正走向富裕,迈入新的时代,正谱写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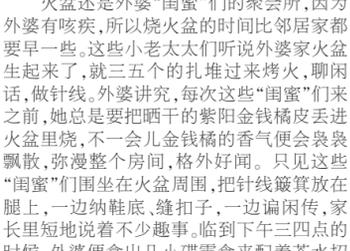
2019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深入开展,父亲的对联包含着上一代人对的家国情怀,让我明白“初心”的意义。

“初心”,是我们做事最初的愿望、最初的原因。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提醒我们要坚持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

如今,我已是一名党龄近七年的“八〇后”。转眼间,在基层从事自然资源工作的历程,常常萦绕在耳边的父母初心、老师传授知识时的初心、入党时的初心及一名从事自然资源工作的使命初心。我深知在“小家庭”中,是父母的希望,是孩子成长的阶梯,更深知在社会“大家庭”中,不仅要遵守法律法规,还要常作为民有用之事的初心。我深知自然资源工作的担当和使命,更能理解“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对一个地方、一个省份乃至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警醒我不忘初心,既是对父母老师的感恩,又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更是对自然资源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应有力量而努力奋斗!

如今,父亲的红色对联依然夺目,朴素的真理,照亮我前行的路。



火盆的记忆

任雪蛟

天气渐冷,裹着厚厚的毛衣披肩走在回家的马路上,华灯初上的小区透着浓浓的烟火气息,隔着墙壁都能感受到邻居家中做了什么美食?烧了多少菜肴?打开厨房的窗户,饭菜的香气扑面而来,伴着滋滋爆炒的声音,让我这饥肠辘辘职场人馋掉口水。于是也做了餐简单的饭菜祭我的五脏庙,不得不说,自己做的饭菜真香!

吃罢晚饭,感叹不知不觉间又要到冬天,搬出小太阳,一边烤着火,一边翻着书,思绪却飘到九霄云外。暖暖的火炉让我想起了外婆的木炭火盆,瞬间外婆外公的音容笑貌就浮现我脑海中,心里立刻温暖了起来。

儿时每到冬天,外婆就会生起木炭火盆以供取暖。火盆制作很简单,找一个大的、厚的铁盆放在大小适宜的木架子上,火盆就架好了。然后就是烧木炭,木炭一定要选择外表是银灰色的才好,这种木炭干撒撒,烧起来既没有黑烟也没有呛鼻刺激的气味。外婆家用的都是品质最好的银灰木炭,因为那是在农村的舅爷、姨婆们自己烧制,把最好的背下山来孝敬城里的外婆。山里人朴实厚道、重情重义,这些木炭不知花了亲人们多少工夫,从砍柴到烧制不能有一点闪失,否则就出不了好炭。这些炭就是亲情就是爱,不但温暖周身也暖了我们的内心。外婆外公珍惜这份情谊,所以舅爷、姨婆们回山的时候,空空的背篓里总是装满各式各样的面果子、糖果、饼干、水果等,让他们作为年货带回家,有来有往让孩子们高兴,就是邻居看到了也算进城走亲戚,一脸自得的自家都装在背篓里。火盆一旦烧起来就是一整个冬天,白天加炭,到了晚上把一块未燃尽木炭放进炭灰里留下火种,第二天早起再加炭,火盆就旺旺地燃烧起来。

火盆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它还是我的小小零食加工厂。外婆心疼小外孙女,总在炭灰里放入土豆、红薯、板栗、白果等零食,用炭灰捂干的零食比烤着炒着好吃,会有果木的馨香。一待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炭灰里面扒拉零食,因每次吃红薯吃得急,总是烫着嘴唇。这时外婆就会笑眯眯地抚摸着头说:“吃慢点,小心烫嘴,都是你的,没人跟你抢,看你都吃成小花猫了。”说完就拿毛巾给我擦嘴擦脸。我便幸福而甜蜜地傻笑。外公也是很讲究吃的人,最爱吃柿饼夹核桃仁,也如金圣叹先生一样,说花生灰就豆腐干吃出烤鸭的味道。只见他用炭灰捂着核桃,然后在火盆上架上一个铁丝筛子烤上柿饼、豆腐干,同时还在铁丝筛子旁边放上一搪瓷缸子茶水,咕嘟咕嘟地煮,然后不断地翻面烤透再来上核桃仁,等稍微凉一些就可以吃了,那味道真是又香甜又酥脆,真好吃!外婆总说我的馋嘴是遗传了外公

的馋嘴,外公听了就哈哈大笑说:“我的孙女不像我像谁?会吃的人都有福气。”我就重复一遍:“对!会吃的人有福气,你们看我的肉肉脸和肉肉肚子,这个就是福气。”说罢就嘟起脸颊,拍拍肚子,惹的全家哈哈大笑起来。

火盆还是外婆“闺蜜”们的聚会所,因为外婆有咳疾,所以烧火盆的时间比邻居家都要早一些。这些小老太太们听说外婆家火盆生起来了,就三五五个的扎堆过来烤火,聊闲话,做针线。外婆讲究,每次这些“闺蜜”们来之前,她总是要把晒干的紫阳金钱橘皮丢进火盆里烧,不一会儿金钱橘的香气便会袅袅飘散,弥漫整个房间,格外好闻。只见这些“闺蜜”们围坐在火盆周围,把针线簸箕放在腿上,一边纳鞋底、缝扣子,一边闲聊,家长里短地说着不少趣事。临到下午三四点的时候,外婆便拿出几小碟零食来配着茶水招待这些“闺蜜”,零食无非就是江米条、果子、果脯和冬瓜糖之类。她们边吃边做边说话,在其乐融融中度过快乐的时光。直到如今,我仍非常怀念那些和谐欢乐的日子,和那些邻里间珍贵而美好的感情。

火盆还是同学们嬉笑偎依的取暖器。我是个怕冷的人,到了冬天就手脚冰凉,就会生冻疮,于是大姨买了个新的电手炉,外婆做了个棉花套给我保暖。可是学校里面还有很多同学不起这样的手炉也没有棉花套,他们都是提着自制的迷你小火盆上学。小火盆很简单,就是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上煤球或木炭,盒子两旁打孔挂上细铁丝就算研制成功。上课时他们把小火盆放在脚边烤脚,下课后那些调皮的男孩就依偎在一起围着小火盆烤手,打闹、玩笑。长大后同学聚会,很多同学每每说起小事,竟有很多年的友谊都起源于那个小小的暖暖的小火盆,那些依偎在一起共同取暖的日子,永远定格在我们童年的回忆里,永远珍藏在我们柔软的心中。

现在想想蛮感慨的,自外婆外公去世后,家里就再没用过火盆,现在取暖都用电炉子,小太阳或者暖气,可能除了农村烧柴也不用火盆,再也吃不到捂干的坚果和烤干的柿饼夹核桃,那些美食都成为甜蜜的记忆。

记忆中的火盆和那些故事是一种怀念,是一种乡愁,带着果木味甜甜的温暖的乡愁。很多年,我的记忆依然停留在炭灰里扒拉烤红薯的一瞬间,停留在婆婆们的絮叨里,停留在同学们的嬉闹中。每次走过烤红薯摊子时,看着摊主在铁炉上烤红薯叫卖的情景,我便会想起童年围着火盆的那种惬意温馨,于是挑上一两个软糯的甜红薯聊解闲愁,味道却总不尽人意。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再找出那种味道,那种被疼爱被温情欢笑包裹着香甜的味道,袅袅不绝。

文史·春秋

魏巍与黄正甫 40 余年的革命友谊

蔡建中

1980年7月28日,著名作家魏巍闻黄正甫逝世。由于无法抽身前往武汉,就在北戴河海滨的沙滩上为黄正甫写下:“星落楚天,江风飒飒,怀尔前驱战士;云横燕山,海浪漫漫,哭我益友良师”悼念挽联。

1909年6月,黄正甫出生于白河卡子东坝黄氏望族。幼读私塾和卡子国民小学,15岁到河南郑州就读开封培文书院郑州中学,因参与学潮被开除。1926年春,黄正甫前往湖北私立武汉中学求学,在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0月,经施季高、刘治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武汉、郑州和开封三地从事革命工作。1928年夏,中共河南省委遭国民党破坏。黄正甫任所被国民党包围,被迫逃往祖母家。之后,到上海寻找党组织未果的黄正甫身染重病,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1936年春,黄正甫先后在河南新蔡私立小学、郑州市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任教。在郑州北街的一家小图书馆里,就读郑州师范学校的魏巍与国文教师黄正甫相识。对黄正甫的初始印象,魏巍在《无名作家忘年朋友》一

文描述到:“大约就在我15岁的时候,有一个冬季,我几乎天天碰到一个穿着大褂戴毡帽的中年人。他的面色黄而憔悴,有点塌鼻梁,可是谦恭而和善,显得很有修养。见面时总是向我点点头,挺和悦的。”黄正甫谦恭和悦的性格、进步的思想和对文学的热爱,吸引影响着酷爱文学的魏巍,俩人从相识到相知乃至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在黄正甫的引导下,魏巍成为一名追求进步、思想活跃和热爱文学的进步青年。

1937年9月,魏巍听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招生的消息,就去征询黄正甫的意见。敲开门,只见黄正甫的书架上堆满报道、鼓吹抗战的报纸和周刊。未等魏巍开口,黄正甫就激动地说到昨晚做得一个梦:正站在战壕边向一群士兵发表演说,被一颗飞来的子弹击中倒下……待黄正甫平静下来,魏巍谈了想去延安的心愿。黄正甫立即表示赞同,并给西安的两位友人写信,请介绍魏巍上抗大。送别魏巍时,黄正甫还给了几块钱路上零用,并放低声音说:“到了那边,你查一查还有没有我的名字。”此刻,魏巍才知道

手机响了,是一串没有标注的固话号码。

我客气地问:“请问哪位?”“领导,你好。我是你表叔!”多么熟悉的声音。

我笑了。立即怼过去:“表侄好,有话请讲!”应该还有一句很俗的叫有啥就放的话,可我没说。叫我把你喊表叔的人是山,是我的初中同班,安师旧友,毕业后,又在同一所九年制学校共事多年。后来,我辗转多地,在几个乡镇当了二十年“泥腿子干部”。而他,一直固守在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讲台,在教师队伍人才济济的环境中,荣升某初中校长。一番调侃戏谑逗趣后,他说出正题。我们一位二十年前同事的父亲病逝了,叫我通知县城的几个同事去参加吊唁。末了,还不忘贫一句:“你是领导,你包车,把那几个跟你好的女同事,带上,我负责把艳儿拉上。”

提起艳儿,我又笑了。他却是我和山当年的女友竞争“对象”。30年前,我和山都是光棍,都想找个师范毕业的教师,成家个家。于是,都瞅着每年8月份,区文教组的教师分配文件。那年,“艳遇”来了,就有一个叫艳的教师分到我们学校,是安康二师的。听说9月1号,“她”将乘航班从汉江逆流而上,来学校报到。我俩都怀着同样忐忑的心思,到汉江码头,去接那个叫艳的“她”。看着一个个翘腿翘起娇娇柔柔的走下翘板的女人们,只有两个少女。一个穿着白大褂,是乡卫生院的护士。一个是乡上电话接线员,都是名花有主。最后下船的是一个男人,比我们还要男人的男人,黑,胡子拉碴,喉结突出。肩膀上蓬着偌大的彩条布袋,里面应是两床铺盖。手上提一只粗糙的木箱,吭吭哧哧地蹦下船。山径

往事并不如烟

凡人友谊

夏崇庆

直过去,一把扯下木箱,提起就走,嘟囔着“大男人了,还叫什么艳”。我附和着说“是,老黄瓜涂绿漆,装什么嫩”。艳,现在在另一所中心校任教务主任。

在距离老家不远的地方,我们都一前一后地停了车。山坏坏地对我说:“我把你的艳,给你带来啦。”艳钻出车门,俏皮地对我双脚并拢,咱的敬礼,说:“报告,领导!”然后,给我一个熊抱,把一双“猪爪子”,在我的背上拍了拍。逗得几个女同事哈哈地笑。顺着山的话题,我说:“我把你暗恋多年的几个美女,也给你带来了。”本想幽默,却气氛尴尬。我分明看见美女中的其中一位,嗖地瞟了一眼山,然后,飞快地转过头,望着别处。我庆幸自己,把还有一句话,未说出来,那就是“当年,她退还给你的那些明信片,被我截留了,怕你知道后伤心。”另外一眼,又是轻轻地剜了我一眼。这上一位,这么熟悉。哦,30年前吧,有一次,我们几人,都喝了点酒。我僵着舌头,说:“我们几人,咋一对都没有成?”她就这么剜了我一眼,说:“你要感谢我当年的不嫁之恩,要不,你咋找到现在是这么好的嫂子?”我忙附和说:“是的是的。”是的,当年,她若下嫁与我,怎么会遇上现在这位资产千万的翩翩儒商,怎么会住豪宅坐宝马?我们曾

经都是有过故事的人,不过,已是三十年前了。现在,岁月静好,波澜不惊。

在一脸严肃的集体鞠躬后,我们都和所有的来客一样,在流水席上落座,大口吃肉,大盂子喝着自酿的拐枣酒,艳还红着脸大声地说话。伸着瘦得像猿猴一样的胳膊,要和我们划拳。山小声说:“兄弟,这是白事,不能划拳。”他扯着嗓子喊:“我叔都85岁高寿了,在我们老家,要当喜事办哩!”惹得周围的食客们,都停下筷子,看我们。加之,在我们跟前,已有几个客人,在转悠,我知道,陕南的风俗,前客让后客,只要我们一离席,他们就会立即抢着落座。估计是怕他喝多了丢丑。山说:“艳,我们都少喝点,一会儿转去,我们请领导,吃烧烤,喝啤酒。”他才止了闹。匆匆喝了几口酒,他就嚷嚷着要走。我知道,他在操心着下一场聚会。在车上,他眯着眼,打着呼噜,猛一惊醒,就拍着我的肩膀说:“领导,我也是个——官儿,教务主任,哪个老师讲课不好,我就要批斗他,还是学校支委,纪委——委员”。

终于到了山的学校。我们准备挥手道别。烧烤真的吃不下了,加之,我们明天都要上班,打卡,要按指纹的。关键是艳确实不能再喝了。艳却不依

1959年,魏巍忽然收到黄正甫来自武汉的信,喜出望外地急忙邀请黄正甫赴京相聚。在北京,阔别22年重聚首的一对革命挚友,感情一如既往。岁月能增添了彼此额上的皱纹,却无法抹去铭刻彼此心灵深处的革命情谊。在纵情畅谈中,他们天南海北话分别,海阔天空说聚首……此时,已成为著名作家的魏巍依然以师礼待友,对黄正甫在自己人生的关键时刻引导走上革命道路,始终心存感念。此后,俩人的交往也转入了以文学创作为主,一旦有新作就首先寄给对方看。听闻黄正甫卧病,百忙中的魏巍立即去问候,并寄去药物。黄正甫去世后,魏巍在发去唁电和挽联悼念老师师后,又在《解放军文艺》发表《无名作家忘年朋友》以纪念黄正甫。同时,写信询问黄正甫家人境况,极力向刊物推荐黄正甫作品。

魏巍与黄正甫40余年的革命友谊源于对革命志向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追寻,源于对文学艺术共同的追求,是超越了年龄和世俗对朋友界定的真挚革命友谊。

不烧了,非要山请我们吃烧烤不行。

山说:“你还能喝,可领导不能喝了。”

艳说:“领导不能喝了,我替他喝——喝喝喝”,然后,又补上一句“你才是领导,我们三个,谁年龄大,谁是领导”。

说着,说着,他们两个都笑了,把我们也都惹笑了。

艳终于有所清醒,给我抱了一下拳,说:“喝一回酒,丢一回丑;吃一次烟,烧一回圈。”还自嘲地说,我不是非要喝啤酒,想找回我们当年喝酒的气氛。是的,我们当年,三人就着一包花生米,喝干了两瓶子“绿豆大曲”,然后,踩着月光,一身豪气,步行十里山路,去劝返一位辍学男生。差点把叫他辍学务工的那位渣男老子,按住捶了一顿。想起往事,我猛生出感动,要不是那学生抱住他爸的腿,要不是艳手持柴棒,在后边殿后。我和山非挨打不可……然后,艳就要去骑他的摩托。

我们忙去劝,叫坐我们车,送他回家。他又是嘴不饶人:“我是没有——考驾照,你们还以为我——买——不起车,我是小教高级,相当于副县级别”。

我和山使了一下眼色,说“那是那是”,不管是什么“级”,先把他塞上车上再说。爬了5层楼,大概有一四十多“级”。我,山,和艳的媳妇,把死蛇一样的他拽进屋。媳妇真是好脾气,给他擦了脸,把他在沙发上当铺。为我们泡了茶。媳妇说要给我们炒几个,下碗浆水豌豆面,醒醒酒。

媳妇嚷嚷:“把你们这3几个十年的死鬼。”

是的,我们这3个30年的“死鬼”,还有其他的同学、同事、朋友,无论岁月,无论其他,始终保持着珍惜,这份朴素真诚纯真无染的凡人友谊。

争鸣

有关协会、会员及其他

东十车

各级协会会员为荣。

于是乎,安康文艺界个别从事文艺创作的作者,作品没有几篇,连公开发行的报刊都没发表过文艺作品,却已经是省作协会员。还有一种现象,写作者通过购买杂志社版面发表了几篇文章的作者,竟然大言不惭地说自己达到了省作协协会会员标准,到处找人推荐加入省作协。还有一种情况,在我们的视野里也大量存在,有些文艺创作者陷入一些文艺敛财机构授予的假大空的名号不能自拔,这极尽办法加入各级协会,以成为

自己的金钱赋予的象牙塔里不能自拔,可悲可叹!

每年中省作协会员申报公示名单出来后,总会引起一些讨论,总有一部分作者因为自己没有通过而抱怨,更有甚者为了表达不满宣布退出某一级作协,说白了还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笔者周围有一位搞了一辈子民歌搜集与研究的老家佬,人家就没有主动申请加入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动来函吸收他为该协会会员。

当然,也有少部分文艺创作者,不屑于加入协会,一门心思写作,当大量的作品登上大报大刊,有眼光的出版社一本接一本地走正规选路陆续出版几本长篇小说,出版社给出最高的版税,谁能说他的作品质量低于哪个级别的会员呢?所以,我认为,文艺创作者不要热衷于钻营加入哪一级协会,首先搞好自己的创作,只有作品质量,数量到了一定等级,一切关于协会会员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毕竟,文艺创作者的身份标签是作品,而不是一纸会员证。

我市两名作者荣获 全省水利作品征集奖

本报讯(通讯员 舒琳洁)11月25日,省水利厅发文明通全省水利系统第三届水文化作品征集获奖作品名单。汉滨区水利局李永明创作的散文《古井情怀》荣获一等奖,王腊梅创作散文的《富家河,我的母亲河》荣获二等奖,李永明撰写散文的《秀水绕山城》《汉江一桥观水》,王腊梅撰写的散文的《走进汉水防汛纪念馆》荣获三等奖。

镇坪夕阳红合唱团 捐款支援灾区温暖过冬

本报讯(通讯员 张力)寒冬来临,镇坪县夕阳红合唱团在县委老干部局老年活动中心举行2021年镇坪

旬阳原创文艺作品活力足

本报讯(通讯员 晓红)近日,从市文化和旅游局广电局主办的“安康市庆祝建党100周年原创文艺作品征集活动”传来喜讯,旬阳市共有10件原创文艺作品榜上有名,其中舞台类获奖作品4件,分别为:王晓博作词、樊静、郭力、刘炜等演唱的歌曲荣获一等奖,黄振琼作词、张甸平作曲的歌曲荣获二等奖,石晓红创作的快板荣获三等奖,王晓博创作的歌曲《火种》荣获优秀奖;书画类获奖作品6件,分别为:王关棟创作的国画《铁甲风云》荣获一等奖,张兴运、同峰、徐鹏程、张金江荣获二等奖,蔚世生

镇坪夕阳红合唱团 捐款支援灾区温暖过冬

镇坪县夕阳红合唱团在县委老干部局老年活动中心举行2021年镇坪

镇坪夕阳红合唱团 捐款支援灾区温暖过冬

镇坪县夕阳红合唱团在县委老干部局老年活动中心举行2021年镇坪

镇坪夕阳红合唱团 捐款支援灾区温暖过冬

镇坪县夕阳红合唱团在县委老干部局老年活动中心举行2021年镇坪

镇坪夕阳红合唱团 捐款支援灾区温暖过冬

镇坪县夕阳红合唱团在县委老干部局老年活动中心举行2021年镇坪